

往昔追忆系列·之三

数字世界回忆录

卢昌海

Copyright © 2022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在尔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回到数字世界的这个曾经繁星闪耀的小节点上，来追溯我年轻时代的某些氛围……

目录

自序	I
十年网事 十年网友	1
电脑游戏小忆	17
数字世界回忆录（1992 - 2002）	30
主页简史	66
主页改版说明（兼论互联网标准）	73
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	86
客栈奥斯卡获奖者传略	104
怀念可可	117
客栈网友拼酒记	123
虚拟世界里的真实人生	132
网易博客一周小记	136

自序

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在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阿西莫夫论科幻》）一书中，对科幻小说的起源作过一段简述。他说（经我发挥后的大意），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候，科技发展极其缓慢，多数人穷其一生也看不到实质变化，从而不易对未来世界产生遐想。直到 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发展才“提速”到使人能在一生之中见证实质变化的程度，也才自然而然使人意识到“未来”可以跟“现在”有实质的不同——用阿西莫夫的原话来说，“The future is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discovered”。这种未来意识的觉醒，引发了对未来世界的好奇，也使得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遐想，应运而生。

阿西莫夫的这一简述针对的虽是未来，却可以启发

II

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视角看待过去及回忆。因为“未来”跟“现在”既然可以有实质的不同，那么换个方向看，“现在”跟“过去”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发展的这种直到今天依然延续着的“提速”，不仅让未来世界变得令人好奇，也使过去及回忆变得陌生而有趣了——那回忆哪怕只是琐碎的个人经历，也依然可以有超越个人的意义。因为那经历发生在“过去”，而“过去”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或者对某些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甚至有可能像“未来”一样新奇。

对数字世界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因为数字世界的日新月异不仅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也比当今的几乎所有其他领域更迅猛。对数字世界来说，哪怕仅仅回到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是一个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没有高速网络……的

III

世界。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那也许是一个像外星球一样陌生的世界。甚至对我自己来说，也诚如已收录于本书，且跟本书共享标题的“数字世界回忆录”一文所言：“竟已有隔世之感”。我在数字世界的经历，跟数字世界本身的历史有着显而易见的平行性。因此，在那“隔世之感”的背后，是数字世界本身的沧桑巨变，而本书则既是对我在数字世界所经历的人和事的个人回忆，也是对数字世界沧桑巨变的历史侧记——跟之前的《旧日时光》一样，也是一段基于个人视角的微观历史。

在我的电子书中，本书是“往昔追忆系列”的第三本。该系列的这三本书不仅在时间上相互衔接，而且起码在表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领域性的“分工”：其中《旧日时光》侧重于生活（或所谓人生与情感），《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侧重于科学（或所谓学业与学术），本书则侧重于技术（数字世界的技术）。

IV

不过，这三本书初看起来虽只有《旧日时光》是关于生活的，但实际上，成年之后的每一个时期，我的生活都是围绕一个日常以外的主题展开的。比如在《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所涵盖的时期，我的生活是围绕学业与学术展开的，而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我的生活是围绕数字世界同时也以数字世界为平台展开的。也因此，就本书而言，虽然名义上是关于数字世界的，那数字世界却渗透到了很多貌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领域里——比如我的交友，我的写作，甚至我的婚姻。这些在本书中都会有所述及。

而这一切的中枢乃是我的主页。

三年前（即 2019 年），我在微信的 moment 上自我转发了一篇 2009 年的旧作：“十年网事 十年网友”¹，并在转发时写了这样一段导言：

¹ 此文已收录于本书。

今年是我个人主页创建满 20 年的年份。在整个中文网上，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个人网站（指真正发表个人文字而非个人创建却以他人文字为主网站）恐怕也不多了吧。

这段导言所述及的，是我对主页的最感自豪之处。事实上，像我主页那样的个人网站岂止是“恐怕也不多了吧”，说是“绝无仅有”也未见得有多夸张。甚至哪怕不限于中文网，而将范围扩大到整个互联网，像我主页那样个人设计、个人编程，收录如此多个人文字、存在时间如此之长的主页也极难找到了。如今——乃至很多年以来——的个人网站绝大多数是依托现成平台的，不仅风格千篇一律，历史也相当有限。其实别说是那些个人网站，就连它们所依托的平台本身，也大都不如我的主页来得“资深”，或已先于我的主页而凋零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VI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读者造访我的主页时，是在造访数字世界里一个极其另类的存在。而本书除了是对数字世界沧桑巨变的历史侧记及对我在数字世界所经历的人和事的个人回忆，它的很多内容也是对这个另类存在的详细记述。

做完了这些背景介绍，最后还要提醒读者几点——都是关于回忆类文章的老生常谈。

首先是要提醒的是：时间是相对的——这不是在讲授相对论，而只是提醒读者，本书中的很多时间用词（比如“今日”、“如今”、“×年前”等等）乃是相对于文章的写作之时，而不是本书的制作之时，更不是读者阅读本书之时。因此，但凡读到时间上怪异的句子（比如“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一文里的“……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解冻的 IT ‘冰期’”），要记得对照文末的写作时间来

VII

理解（比如“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撰于2005年6月，故前述句子中的“今日”指的是2005年6月）。

其次，收录于本书的文章因撰于不同时期，在用词上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有时候说“数字世界”，有时候说“虚拟世界”，有时候称“电脑”，有时候称“计算机”。这些差异对一本文章合集来说，并无强行消弭之必要，故在制作本书时未予“武力统一”。

最后，则是收录于本书的很多文章属夹叙夹议，其中的“议”有些是评论，有些是预测，都只代表写作时的观点。无论当年的评论被后来的我继续认同还是已经抛弃，无论当年的预测被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还是推翻了，制作本书时都未予注释，这点也要提醒读者。

2021年2月7日

十年网事 十年网友

日子一天天平静地流淌着。日历从上个世纪翻到了这个世纪，从上个千年翻到了这个千年，我在数字世界里的这个小小节点也在不知不觉间走过了十个春秋。“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心事十年灯”、“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常远道”、“十年磨一剑”、“去国十年”、“蹉跎十年”……前人写过的有关“十年”的句子还真不少，看来“十年”算是一个传统的纪念周期了。既然如此，我也来遵一次传统吧。

如我在“主页简史”中所说²，我编写网站的初衷主要是好奇，以及想学点跟网页编程有关的东西。记得刚开始编写时，我从网上搜罗了不少动图，把首页上几乎每幅图片都搞成了动图，一派群魔乱舞的景象。我那时

² “主页简史”一文已收录于本书。

并无自知之明，还得意地问一位同学感觉如何，那同学摇了摇头说有点 childish。我心想这可不妙，便把动图换成了比较安静的星系图片，那个设计成了我网站的第一个版本，时间则是 1999 年。

2000 年初时，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重逢”。那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大意是说一位女孩和男友分手了，她把两人的信件和相片都烧了，只留下一张男友搂着她站在海滩上的相片舍不得烧。一段时间之后，那女孩在网上的聊天室里结识了一位男网友，两人都好斗嘴，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还不断地在网络游戏中厮杀。用那女孩的话说“我无数次在梦中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在游戏中将他挫骨扬飞，也无数次因他跪在地上苦苦求饶而从梦中笑醒”。终于有一天，男网友提出见个面。女孩要对方先发一张相片，男孩则犹豫说自己只有一张跟前女友的合影。那相片最后出现在了女孩的屏幕上，竟是那张她舍不得烧掉的前男友搂

着她站在海滩上的相片。

那故事被我这么一压缩，也许显得有些干巴巴，但原文写得很幽默，情节也构思得很巧妙（这类构思如今几乎被人用滥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使我对聊天室及虚拟世界的别有洞天产生了好奇。自那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也在聊天室里挂了个名字，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网友聊天。我那时常去的是一个叫做“碧海银沙”的聊天网站（位于广东），常用的名字是“繁星似尘”及一些英文名字，比如“Too Far to See”等。我在聊天室里结识了不少网友，并和其中一些网友有过通信往来（我在“虚拟世界里的真实人生”一文中收录了一些通信片断³）。

我在聊天室里结识的网友中，有一位后来成了我的

³ “虚拟世界里的真实人生”一文（不包括其所附带的通信片段——因后者包含网友文字）已收录于本书。

妻子。她那时在广州，我便去广州见了她和她父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广州。半年多之后，我到悉尼和她结了婚（当时她正在那里念书）。我们结婚时，双方父母都不在场，只有她的两位同学做了证婚人，显得非常冷清，有时想起来，觉得有些委屈她。不过我们见面与结婚的过程虽然短暂，我乘飞机走过的旅程却可以绕地球一圈了，算是追她到了天涯海角，这应该也是一种浪漫吧。网恋在那时还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恋爱方式，记得我们结婚后，有一次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居然是一对普通网友因网恋而结婚的事。那样的事可以成为新闻，看来我这一生起码已做过了一件比较新潮的事情。

结婚后我不再去聊天室了，不过我仍希望与网友——尤其是我网站的读者——有一定的互动。2003 年初，我在网站上编写了一个留言簿程序，那是我与网友之间最早的互动平台。那个留言簿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便被后来的繁星客栈取代了。在那段很短的时间里留过言

的网友中，如今我还记得的是一位笔名为 sszhang 的网友。那位网友后来在繁星客栈活动过一年多，并与我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通信联系。他也是物理专业的，当时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他后来写了一部小说，并给我寄过小说的文稿，他的小说主人公像黄易的《寻秦记》的主人公那样返回到了过去(好像是去了宋朝)。在书的末尾，他的主人公与一位物理学家有过一段讨论时空性质的邮件交流。那段邮件交流来自我与那位网友的真实邮件往来，而那位物理学家便是我。我不知道那书出版了没有，如果出版了，那我可以算是在一部小说中扮演过了一个小角色。

2003 年 2 月 25 日，繁星客栈正式启用了。对于我的网络生活来说，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除我本人外，最早来客栈发贴的是一位笔名叫蛙人的网友，而客栈上最早引起讨论的是一个有关文字优劣的话题，在那场讨论中，蛙人和一位笔名叫大漠孤狼的网友是主要的参与

者，我自己后来也发表了一些看法。那时在网上到处可以看到穷凶极恶的讨论，而发生在客栈里的那场讨论的气氛却相当良好，让我觉得很高兴，甚至可以说是很自豪。可惜的是，蛙人网友在活动了一小段时间后便杳无音讯了，这在数字世界里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个笔名对我来说却始终有一种纪念意义。蛙人网友走了之后，孤狼兄也消失了很长时间，但后来又回到了客栈，成为我最主要的网友之一。

繁星客栈的建立使我对这个网站倾注了更多的兴趣及牵挂，我在“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中曾经写道⁴：

在客栈刚启用的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机器，进入客栈，看看数字世界的那些遥远端点上是不是有新的网友登陆，是不是有新的文章发到客栈里。那种久违了的新

⁴ “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一文已收录于本书。

鲜与期待，就像童年时买到一本好书想迫不及待看下去的感觉。而那些最早来到客栈的网友——虽只是一组虚幻的笔名——在我心中几乎立刻就把他们当成了朋友。

客栈后来渐渐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网友，我在“客栈奥斯卡获奖者传略”中记叙过其中几位⁵。比如星空浩淼是2004年3月15日来到客栈的——在那之前，我与他已有过几次邮件往来（不过不记得他刚到客栈时我是否意识到那一点）。星空兄是少数几位我知道真名的网友，他来到客栈后，他的朋友西门吹牛（当然，指的是笔名，下同），他的家人宁宁、可见光（可可）也先后来到了客栈。我印象中，liuliu和轩轩等客栈早期的“大腕”也是直接或间接经他介绍来到客栈的。所有那些网友——以及我下一段将会提到的网友——同在客栈的那段时间，是客栈最让我感觉像一个家园的阶段。我记得星空兄曾

⁵ “客栈奥斯卡获奖者传略”一文已收录于本书。

在一个贴子中写到自己多次梦见过包括我在内的客栈网友，我看了觉得很感动。我虽不曾梦见过网友（可能是我做梦时的想象力比较欠缺），但在我的朋友名单中，最好的网友绝对是可以与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并列的。那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写了一篇微型小说：“客栈网友拼酒记”⁶。令人难过的是，可可网友后来去世了，我得到消息时她已离开客栈很久了，但我仍有一种失去亲友般的感觉，我后来写了一篇纪念她的短文⁷。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网友，比如鱼无双（她当时是海南某报的编辑，后来听说在做海产养殖，我有点担心她，因为像她那样正直善良的人在生意场上容易吃亏）、sage（我的本科同学）、快刀浪子（思路非常清晰的逻辑与哲学高手）、like、群（学数学的MM）、yinhow（非常朴实诚恳的人，是我回国时见过

⁶ “客栈网友拼酒记”一文已收录于本书。

⁷ 那篇短文题为“怀念可可”，已收录于本书。

的仅有的两位客栈网友之一)、XXFF、流云、Tom 等。这些都是当时客栈的中流砥柱。另外还有一些活动虽不多,但我个人留有较深印象,并且有所怀念的网友,比如马开平(他参与过一些时事方面的讨论,我与他有过一两次邮件往来,印象中他似乎在广东或去了广东,他是客栈中少数用过真人头像的网友)、dolphin(疑似MM,她的头像是古墓丽影中的 Lara Croft,因此我们顺水推舟地当她是MM)、羽默(货真价实的MM),等等。

稍晚些时候来到客栈的网友中,印象最深的则是萍踪浪迹网友,这是我前面提到的回国时见过的仅有的两位客栈网友中的另一位。萍踪兄刚来时用的头像据说是电视连续剧《白娘子传奇》中的人物(赵雅芝?),我没看过那部连续剧,还以为那是观音的头像。由于头像的关系,也出于希望客栈能多一些MM的良好愿望,很多网友把萍踪兄当成了MM,唯一可疑的是他的数学水平高到了不像是MM的程度(别怪网友们孤陋寡闻,毕竟

谁也没见过 Emmy Noether)。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萍踪兄的性别之谜引发了客栈史上最大的八卦风潮，最终把那隐藏得很深的谜底挖了出来（忘了是不是他架不住拷问自己招供的）。在那个阶段前后来到的客栈的网友中，让我印象深刻或有所怀念的还有 Undine（她后来与一位客栈网友结了婚，不过他们是否是在客栈里认识的我就知道了）、追忆（他身体不好，但还是常来客栈）、Esta（也是一位 MM——MM 被怀念是不需要理由的）、彼黍离离（相当厉害的 MM）、gauge（数学高手），等等。

客栈里除网友外，还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讨论。比如有关认知悖论的讨论（快刀浪子、XXFF、星空浩淼等网友以及我本人参加了讨论，我印象中客栈哲学版的创立似乎与之有关，我因此而写了“认知悖论讨论小结”一文⁸）；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讨论（我因此而写了“论宗

⁸ “认知悖论讨论小结”一文收录于我的主页（<https://www.changhai.org/>）。

教”一文的部分内容⁹)；有关性别差异的讨论（彼黍离离 MM 舌战群儒）；有关数学基础的讨论（萍踪浪迹、星空与道德、Arithmetic 等人华山论剑，客栈的数学版应运而生），等等。此外，也曾有网友对我管理客栈的方式进行过抨击，虽然当时大家针锋相对地争论过（我因此而写了“民主、个人网站、互联网及其它”一文¹⁰），但我依然感谢他，因为在这个来去自由的数字世界里，只有喜爱和留恋这个网站的网友才会在有分歧的时候，选择争论而不是离开。

我通过网站及客栈结识的网友迄今绝大多数仍定格在“网友”这个类别上，但也有几位成了我在现实世界里的朋友，比如 Omni（复旦的校友，但之前并不认识）、元江（与我同在纽约，是我微型小说“二零五零”中“老

⁹ “论宗教”一文收录于我的主页，部分内容亦曾收录于《我的“微言小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及电子书《微言录》（2021 年）。

¹⁰ “民主、个人网站、互联网及其它”一文收录于我的主页。

袁”的原型¹¹)、季候风(彼此虽无“家访”之举,但见过面)。另外还有一位虽不曾在客栈发贴,却也是由于我的网站而结识的住在纽约上州的朋友(我的“纽约上州秋日图记”收录的便是应邀去他家及在他家附近游玩时沿途所拍的相片¹²)。另外,偶尔还有一些久未联系的中学、大学同学通过我的网站与我重新建立了联系——虽然那重新建立的联系也往往是短暂的;一些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也是通过我的网站找到了我——事实上,我与传统媒体的联系几乎全都来自于此。

客栈自建立以来,直到 2007 年 10 月 30 日关闭之前不久,网友的数目一直稳中有升,人气和氛围也一直不错。我偶尔还见到客栈以外的朋友称客栈为国内最好的数学物理论坛之一。不过自可可网友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起,客栈的很多老网友来得少了,比如西门吹牛、

¹¹ 微型小说“二零五零”收录于我的主页。

¹² “纽约上州秋日图记”收录于我的主页。

宁宁、liuliu、鱼无双、like、Tom、流云等。客栈曾有过一两对情侣搭档，可惜后来并未走到一起，结果是其中一方从此离开了客栈（幸福之地与伤心之地本就只有一线之隔）。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家园凋零的感觉，虽然时不时有新网友加入客栈，但昔日的感觉已很变得难以寻觅，就像我很难再到聊天室里找寻昔日的心境一样。

2007年10月15日，我的网站遭到了来源不明的屏蔽，致使国内网友无法直接访问。我等了一个星期，直等到某次重要的大会闭了幕，可惜网站的状况依然如故，最后我决定更换服务商。2007年10月30日，我关闭了繁星客栈。在“繁星客栈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客栈将会存在多久？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两年多来，客栈在某种意义上已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人生的一种广延。我有时觉

得，想象有一天它忽然不存在了有些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想象它一直存在下去也同样不可思议，客栈的许多老网友渐渐将会成为教授、博导、院士，或经理、总裁、部长，等等，他们偶尔空闲时也许会怀念曾经在客栈度过的日子，但我很难想象那时的他们还会回客栈来。就像我会怀念童年时的那些游戏，但我很难想象自己还会再玩弹弓、再捉蚰蚰，或再打水仗……

当然，这世上是没有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旦发生了也就变得可以思议了。只不过客栈因为那样的起因而谢幕，是我直到最后两个星期之前都不曾设想过的。

繁星客栈关闭几个月之后，客栈的资深网友们异地重建了客栈，但我已不再去任何论坛活动了。由于减少了每天看贴回贴的数量，我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一些。

现在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若无意外的话，我的未来应该还会有若干个十年，我在数字世界里的存在还将继续下去——希望能一直继续到尽可能接近真实人生的终点。这十年的网事和十年的网友都是难得的美好回忆。每次回想，都会让我想起 Peter Robertson 写在《玻尔研究所的早年岁月》（*The Early Years: The Niels Bohr Institute 1921-1930*）末尾的那段话，我把它改写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尔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回到数字世界的这个曾经繁星闪耀的小节点上，来追溯我年轻时代的某些氛围。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是我与网友们有着密集讨论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对于我来说，对那十年网事的回忆，总是让我联想起那些富于青春的时光。那时候，我们走在草坪和墅园里，漫步穿过听雪轩和望月殿，不时停下来感受风雨亭外的景致，并

在观星楼里仰望苍穹，我们在思索着物理和人生。

2009年4月4日

卢昌海电子书·之七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 《创世七日谈》
2. 《他山集》
3. 《微言录》
4. 《微言录》（二集）
5. 《旧日时光》
6. 《我的“航海日志”》（1991－1997）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